

晷影·漏痕·脚印子

记忆的闸门先是被拉开了一条缝，缝一旦拉开，就越挣越大，成了时空隧道。从中呈现出来的昔人往事，时而在我的脑际晃动，时而定格下来，立在我的眼前。生命是极其短暂的，但是再短暂的生命也充满曲折。曲折之中，有悲欢离合，有意气风发，也有人性的光辉。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大事件，书写的是大人物。我不是历史学家，不必去为大事件操心，也不必去为大人物立传，只对凡人小事有兴趣。如果你也是一位关注凡人小事的人，你可以打开这本书翻一翻，权作消遣。如果你对凡人小事不感兴趣，就没有必要打开它，顺手将它丢进垃圾桶里去就是了。这年头该丢进垃圾桶的书多得是，不必在乎多了我的这一本。

冯立学◎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晷影·漏痕·脚印子

冯立学◎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晷影·漏痕·脚印子



冯立学◎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晷影·漏痕·脚印子 / 冯立学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523-2

I. ①晷… II. ①冯…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866 号

策划编辑: 于 学

责任编辑: 赵红梅

装帧设计: 王娅一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44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523-2

定 价: 68.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往昔玉溪

玉溪人	003
新兴姑娘玉溪布	013
茶馆说事	020
“金子客”家的传奇	029
赶马人的浪漫故事	046
秦老倌智斗恶狼	054

北 门万象

北门是一条街	061
聂耳家的老房子	066
孙老板的“一拳斋”	072
台前幕后元宵节	078
写信铺子	083
算命摊子与算命	086
倒家子	090
换荒人	093
掺杂使假的生意人	097
小偷世家	100
传统医术世家	103

家事亲人

“同榜进士”门第的没落	113
落寂乡绅	118
江湖中将	123
玩成的贫民	131
小脚三奶	140
小九孃	146
“压床”惊魂	152
父 亲	158
母 亲	169
我的岳父大人	182

人生苦旅

风筝鸽哨忆童年	195
初中小男生	202
师生缘，一世情	212
我与高三十班	228
放不下的牵挂	295
我在文艺演出队的日子	302
往事如烟	315
“牛棚”遗趣	336
陈老印象	353
追忆余绍文	362
我给老外讲《大学》	366
挥不去的科技情结	372
童 趣	379

后 记 387

往昔玉溪



玉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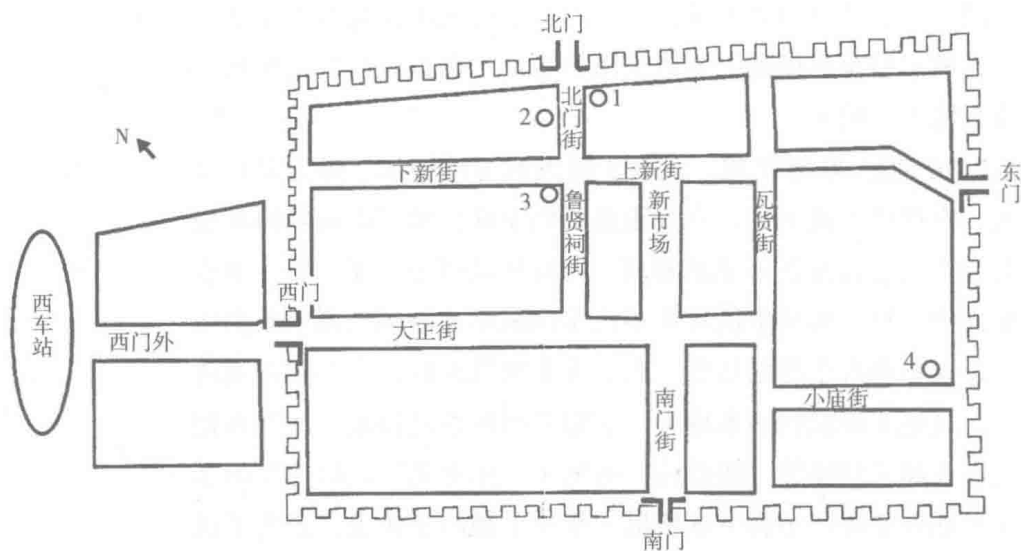
如今的玉溪市红塔区，过去叫新兴州或玉溪县，我要写的，就是还叫新兴州或玉溪县时曾经发生过的事。

云南人知道玉溪，是从玉溪花灯开始的，而中国人知道玉溪，就是因为它生产的烟草了。而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玉溪人，就要听他讲话，因为玉溪人特有的乡音是不会与其他地方的口音相混淆的。我19岁就离开家乡在外求学谋生，离家已经多年了，但和人打交道时只要一开口，稍熟悉乡音的人就会说：“您老是位老玉溪！”云南各地的人讲话都带有本地口音，其中最难听懂的，要数玉溪口音。“老玉溪”的这块皮，我是脱不去的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带了爱人回玉溪探亲。爱人是宜良人，宜良离玉溪不远，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语言障碍却很大，都是方言方音带来的麻烦。当时从昆明去玉溪，要先乘火车到中谊村，再从中谊村换乘汽车的班车才能到玉溪。我们买的是火车和汽车的联运票。在下火车换汽车时，大多数是玉溪人，且是玉溪农村的本地人，互相之间催着赶快走。我爱人把玉溪人相互呼唤的“快点儿”听成了“坏点儿”，以为是出了什么意外事故，站着不知所措。我拉了她的手快走，说慢了就抢不到座位了，联运汽车是没有座位号的。玉溪人把“快”的发音“kuài”发成了“huài”，“快”就变成了“坏”。坐

在车上，我对爱人说明缘由，爱人说：“你们玉溪人也太好玩了，快就是快，怎么会坏了呢？”车上坐着的都是忙着归家的玉溪人，叽叽呱呱地嚷个不停，听着古怪的玉溪土话，爱人一直暗笑不止。

第二天清晨，同一个宅院的一位老太婆在院子里放声地咒骂她的女儿。讲话不仅发的是玉溪土音，而且用的还是玉溪土语。爱人只知道她是在骂人，却一句也听不懂，要我翻译。我们带了一岁左右的儿子回去，邻居都想来看看。玉溪人把婴儿叫作“呢儿巴”，又把看说成“吼吼”。结果说要来“吼吼呢儿巴”。爱人听不懂，认为好好的，怎么要“吼”呢？玉溪人把垃圾说成“末末”。爱人扫地之后，我母亲说：“末末要倒在院子后面的末末厠里。”爱人莫名其妙，什么末末？在玉溪的几日，我只能一步不离地跟着爱人，给她当翻译。两人都累坏了。回单位的路上，爱人大发感慨，说：“要做你们玉溪人的儿媳妇，还真难，话就听不懂，像出了国。”



1.聂耳家的老房子 2.北门街83号 3.一拳斋 4.广文学校

老玉溪州城图

如今好多了，玉溪读书的人已经很多，来往玉溪的人也很多，玉溪的方言土语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讲话中太重的方音少了，土语也用得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用普通话或昆明话交流的已经很普遍。只有“老玉溪”还守着老本腔。

玉溪方言的特殊性，很早以前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并认真研究过。民国年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派语言学家罗常培到玉溪，对玉溪方言进行研究，还做了录音，1940年出过专著。只是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方音，对方言未加涉及。当年在昆明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他还是位诗人，所写的诗配成的歌《叫我如何不想她》很有名气，至今还有人在唱。有一次他到玉溪去，正遇上赶街子，也是听不懂玉溪人讲话。经细细地辨别，终于发现玉溪人讲话时，是把腭塞音发做了喉塞音，听起来好像是一直在咳嗽。本来应该发“K”音的，玉溪人发成了“H”音。玉溪人自己也把讲话时发声部位靠后的现象，叫作“大舌根儿”，一听讲话带“大舌根儿”的味道，就知道是一位“老玉溪”了。两个“大舌根儿”在外地相遇，一开口说话，就会认了乡亲。

研究人员的一致看法，是玉溪人汉语土话的起源是明代初期从中原地区到玉溪来屯垦的军民带来的。他们必定是比较集中地来自某一个地区，带来了他们的方言，再将带来的方言与当地少数民族，主要是彝族的语言融合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玉溪土话。当年来滇屯垦的军民来源地域广泛，玉溪土话也不再完全是他们祖籍的方言，考察起来难度极大，至今未有较为肯定的结果。只有一点，大家看法是一致的，就是玉溪方言，是一种被彝化了的中原某地的汉语方言。

在明代屯垦开发以前，虽已有几批汉族人口迁到玉溪来，但玉溪的开发程度一直在滇中地区属于较差的地域，不但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也不高。虽然在元代就设了新兴州，州下还设了三个县，即休纳县、研和县和普舍县，就是今天的州城，研和、北城一带，州治就设在州城，但因为经济规模小，社会

发展水平低，行政关系上一一直都归潞江府管辖。关于新兴州衙门，志书上是这样记录的：“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明初因元故治茅屋数椽。”读来让人难以相信。一个州府衙门，从元朝到明初，还是茅草房子。如果不是有志书明确地记载着，再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想象都到了大明王朝时代了，一个州的父母官，还在草房子中办理公务！那块按官场通例必挂的“正大光明”匾额不知是挂在何处，升堂办案时，众班头该站立何方，要是案桌也由土坯垒成，那么惊堂木一拍下去，不是一屋子的黄尘乱飞了吗？PM2.5肯定超标。到新兴州去当官也太可怜了。

这不可能是元明时代的官员太过“清正廉洁”，只能是当年玉溪这个地方实在太穷了，穷得养官都有困难。知州大人无奈，也只好如此不堪地穷对付。到大明宣德六年（1431年），才开始有了砖木的建筑，州官大老爷算是有了个像样的坐站之处。老百姓的日子如何，志书中未见记载。当官的尚且如此，一般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好不到哪里去。

玉溪的开发和发展，是在明代实行屯垦之后，这与云南其他地方很相似。只不过细说起来，经明清至民国，玉溪的发展速度在滇中地区，比其他县要快一些。玉溪苦到清末，就已成“会省之屏藩，东迤之仓廩”了。及至民国撤州设县，新兴州改为玉溪县，潞江府也改成了潞江县，玉溪还升为一等县，归省直管了。新中国一建立，就在玉溪设立了玉溪专员公署，反而管辖起了潞江县来。玉溪一步步地成了滇中地区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

在封建时代，玉溪人要求取功名，是要到潞江府去赴考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玉溪地区只有玉溪有高级中学，到“文革”前，全地区的人，包括潞江学子，要上高中，都要到玉溪来读玉溪中学。

玉溪汉人来自中原，屯垦不但增加了玉溪的人口，还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文明，最突出的是极为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耕作

极为精细。

玉溪的原住民族是少数民族，其中最主要的是彝族。汉文化和彝族文化融合之后，产生了玉溪地区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许多生产技艺和风俗习惯，有明显的彝人遗风。比如每年春节之后的“迎神赛会”，迎土主老爷，过米线节，就是少数民族中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遗留，汉人照过，还搞得特别隆重。就是玉溪土话，也受彝语的影响，比如将“我的”说成“哇”。我爹、我妈、我家说成“哇爹、哇妈、哇家”，这是在云南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宜良学者郑祖荣先生认为，这是云南方言中儿化现象之外的“阿”化现象，“我阿”不就是“哇”了吗？

玉溪经济起飞之后，又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艺和经营头脑，外出求发展的人越来越多。穷人外出去烧砖、种菜，有一技之长的人外出去帮人家起房盖屋，或者当做饭的厨子。生意做大了的，利用马帮走南闯北，将买卖做到全省、全国，乃至东南亚一带，积累了大量财富。

当年玉溪人长成之后，基本都要出门去闯闯，最没出息、坐守在家里的被叫作“家乡宝”或“门槛侯”，是很被人看不起的。玉溪人走他乡是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与穷苦地方活不下去了的逃荒人不同。过得有些体面的人家，基本都有人出门在外，或是出过远门。出门成为一种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年代久了，玉溪人就比较善于交际，由此云南其他地方的人觉得玉溪人“猾”，用“新兴州，猾泥鳅”（猾、滑同音。形容词“猾”字单用，极有特色。在玉溪方言中，此“猾”之意略与滑同）的说法评价玉溪人。玉溪人确实在处人办事时能分得清虚实，如果你是“空蒸甑子假留客”，他们必定就会说：“用过了，不麻烦。”拔腿走人，决不会坐下来傻等的。与云南人只喜欢讲实在相比，玉溪人要更懂虚实，会虚来虚应，实来实办。要认真办起事来，玉溪人不仅灵动，而且实在得很，干事情不取巧，往往都是“硬整”来的。

我小时候种过田，榜过菜，后来又和农村接触很多。玉溪

人种庄稼，比其他地方的人下的苦功夫更多。栽秧之前，稻田必须三犁三耙，泥都搅细了，才再摊平了抢栽浑水秧。浑水沉淀的泥浆及时围固着秧苗，成活率极好。田埂都要用田泥抹得平整光滑。秧苗发棵分蘖之后一看，是横平竖直，齐整得好似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检阅的队伍。还不缺一塘一苗。秧苗生长过程中要薅三遍。发棵时就要薅头遍，长齐了，也就是由营养生长期转入生殖生长期时，薅第二遍，扬花时薅第三遍，叫闯谷花。有的在谷穗低齐之后，还要去拔稗子，那就是第四遍了。特别是在薅第二遍秧时，要脚手爬在田间操作，双手必须抓遍每一丛秧根，抓起的杂草必须挽成团按入田泥中，让它化作肥料。那时节正值盛夏，人爬在过人高的秧棵中又闷又热，稻叶经常划破人脸部和颈部的皮肤，汗水流过，钻心地疼。但是再热再闷再疼，你也得要忍住，不停地抓，不停地拔。农时节令不等人，再苦再累也不能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一类古训，玉溪的农家子弟都懂。一滴汗水一粒粮，玉溪这个“东迤之仓廩”不是“猾”出来的，而是玉溪农人“硬整”出来的，没有半点虚活。

有一年我到外省的一个地方去考察农村生产，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让我们去参观农人薅秧。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农人排成一排，在田里边唱边走，只用脚去搅田里的泥水。田埂上还站着一位领唱的歌手。歌声此伏彼起，像在跳广场舞。如此劳作已是把生计当作儿戏的陋习，领导农业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拿出来炫耀。在我这个“老玉溪”看来，就不仅是儿戏，而是伤天害理，祸害百姓了。

歌声虽美，庄稼难瞧。田中水稻的长势，哪能与玉溪的相比。人哄庄稼天哄人，从农人的穿戴和面色也看得出来，他们的日子，远比玉溪农人的日子要差了许多。

该实做的竟虚做，还谈什么发展！

农活中最精细的，在当年要数种菜。种菜的收益要比种水稻高，农活就要求更加精细。农谚说：“赶马盘菜园，忙个手

不闲。”又说：“慢工出细活。”就是在忙不闲手的菜园一点地地做出精良细致的农活来。我上中学时的一位同学的祖父就是种菜的能手。一般的菜地，一年出两发菜，多的出三发，他可以种出四发来。我经常去他老的菜园子里玩耍，也向他请教种好菜的奥妙。雨季，菜地是做成高畦低埂，利于排水；旱季，又做成低畦高埂，保水保肥。每次移栽菜苗，都留几棵养在地角，一旦有一两棵苗长势不好，马上移过去补上，所以他种的菜不但长势均匀，还从不会缺塘。他还会错节令种植，所以他的菜上市的时间要么提前抢先，要么放后兜尾，价钱都可以比别人卖得高一些。他又会间种套作。上一发菜还未成熟，就在株行之间插上下一发的小苗，上一发的一割去，下一发的小苗已经半大了，所以一年中他的菜可以收四发，几乎要比一般人家多收一倍。

每日清晨，他从家里挑了粪水去菜地，施肥浇水之后，就坐在窝棚的门口抽旱烟，算计着农活。两眼瞅菜地的神情之专注，有如带婴儿的母亲。有一天，我在他的窝棚中看到一个小本子，用铅笔写的，记着每一批菜的下种施肥和收割的过程，记录之详细，堪比农科部门的科研记录。记了数年之久。那个本子要是保留至今，应该是历史文物了，那是一位老菜农的日记。一般人都以为种庄稼是力气活，其实，真正的玉溪菜农，种庄稼更多的是动脑筋。

我们小时候贪玩，做事就会偷奸耍滑，图省事，挤出时间去玩乐，就会被老人训斥：“马虎敷衍，练不出本事来，将来就是去卖工都没有人要！”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卖短工的地方叫站工场，请工的人来了，先不看人，是看你带去的工具，捡工具趁手的人挑。如果你扛的锄头是锈头锈脑、七脱八摇的，就是你膀大腰圆，也没有人要。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能吃不能做的料，就是少给工钱也划不来。

没本事的人，无论男女，在玉溪都不好过。

农业文明的核心，可以归纳为“耕、读”二字。所谓“勤

俭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简言之就是“耕读传家”。玉溪是耕读文明传习很深的地方，过日子特别精于算计。多时要想着少时，有时要防着无时。不论贫富，对一年的日子，都要细细安排。最让乡人取笑不会过日子的，就是那种“有时一顿胀，无时烧火向”的人家了。在玉溪，凡是能自己做的生活用品，都不拿钱去买。凡是还有用的东西决不丢弃，让人感到有时“小气”得过了头。

肥料是庄稼的命根。玉溪人对于肥料的态度，十分具有典型性。每家农户都有粪坑，用于积肥。凡是可作肥料的东西，都要投进粪坑中攒起来。粪坑都用弧形的青砖砌成，并用石灰膏勾了砖缝，滴肥不走，滴水不漏，虽花费不小，但玉溪人舍得。玉溪人上山放牛放马，是一手执鞭，一肩挎篮，山坡上的牛屎马粪都要捡回来投进自家的粪坑里。村头路旁的野狗屎，天一亮就被捡得干干净净。至于猪粪、人尿、人屎，更不会肥了外人田的。民间流传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户人家刚从外地娶回来一个新媳妇，老公公外出办事，走到半路上内急，一时赶不回家来，就外边的菜地里行了方便，又舍不得自己的屎肥了别人家的菜地，便摘了一个菜叶包好了带回家来，顺手递给了新进门不久的儿媳妇，意思是让她丢进自家的粪坑。新媳妇不知道老公公的习惯，以为是豆豉，投进锅里去炒了。这笑话有些过头，但玉溪人对肥料的用心是远超其他人的。

玉溪人过日子，是能省的就省。粪坑都兼做自家的厕所。为了节约，厕所则无门无顶，就只用一小圈土坯围着，高度齐腰。人要如厕，恐里面已经有人，就得咳嗽一声，意思是“有人吗？”蹲在里面的人如果听到有走近的脚步声，也要发出咳嗽声，表示“已经有人”，这样才不会发生冲撞。完事之后站起来系裤子，大半个身子都露着，甚是不雅。玉溪本地人常年如此，并不以为意。新中国成立初期，来了许多外地的“工作同志”，下乡时要如厕，最难堪的事就是去上这种照半身像的粪坑，还不知有约定俗成的咳嗽暗语，就经常闹出冲撞的笑话